

论先秦道家的鬼神思想

张海英

摘 要: 先秦道家并没有否认鬼神。老子从来就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和鬼神超越人的功能。列子不但明确区分了鬼神,在他的思想中还有一个完整严密的鬼神系统。庄子和列子相似,对于鬼和神,庄子基本不怀疑他们的存在,并且多次明言鬼神的存在。庄子在其书中又塑造了一系列的神人、至人、真人形象,庄子应该是相信这些神人的存在的。除了列子和庄子外,先秦道家的其他人物也相信鬼神的存在和鬼神超越人的力量。

关键词: 先秦道家; 老子; 列子; 庄子; 鬼神

中图分类号: B223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1-5019(2014)01-0029-07

基金项目: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(13&ZD058);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(12AZD077)

作者简介: 张海英,湖南大学期刊社副编审,哲学博士(湖南 长沙 410082)。

两千多年前的道家诸子究竟是如何看待鬼神的?近年来的主流说法是先秦道家并不相信鬼神,裘锡圭、陈鼓应均持此说^①。但通观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及其他先秦文献,里面却处处是卜筮、预兆、对鬼神的信奉及对祭祀的重视。虽然也有少数的有识之士对鬼神提出怀疑,但明智如子产,也承认“人强死,能为鬼”。即使至战国末期,“客观外在的神灵世界依然风光玄秘地存在于社会之上”^②。先秦道家的鬼神观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呢?他们真的已经否定了上帝和鬼神吗?笔者曾仔细探讨过老子的鬼神思想,通过对《老子》具体经文的研究,发现在不少章节中,老子所言之天,依然是有意志的人格神。老子也没有否认上帝,还明确地肯定了鬼神。对道家来说,鬼神是被坐实了的,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。老子

的“道”本身就与鬼神有脱不了的关系,神所具有的特征,“道”都有。这些观点笔者曾撰文仔细论证过^③,兹不赘述。本文主要以列子和庄子为代表,兼及先秦道家的其他人物来探讨这一问题。

一、列子的鬼神思想

春秋时期鬼神二字已经经常连用,人们在使用时一般也不加以区别,列子却对鬼神的概念作了比较明确的区分,可见他对鬼神的深刻认识^④。在列子的思想中,还有一个完整严密的鬼神系统,上帝鬼神有着等级高低之分,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鬼神世界。

(一) 列子对“鬼”“神”的明确区分

春秋时期鬼神二字经常连用,泛指所有的天神地祇人鬼,人们在使用时也不加以区别,往

① 裘锡圭《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》,陈鼓应主编《道家文化研究》(第二辑)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年;陈鼓应:《老子评传》,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7年,第135页。

② 晁福林《先秦社会思想研究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7年,第388页。

③ 张海英、张松辉《老子的天命鬼神观》,《齐鲁学刊》2013年第2期。

④ 《列子》一书,自唐代柳宗元《辨〈列子〉》对其其中几点产生疑问起,认为其是伪书的大有人在。但是,对《列子》是伪书这一结论的质疑也早就存在,力主《列子》为真的学术论著、论文层出不穷。笔者赞成主真派的观点,认为《列子》并非伪作。

往泛泛而指,如孔子说“敬鬼神而远之”^①,“季路问事鬼神”^②,“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”^③等等,后一例中的“神”指死去的先祖,在最初的意义应该是称为“鬼”的,而孔子统称之为“神”,可见他对于鬼和神并不加以明确的区分。墨子也以鬼神连用,如“鬼神之有,岂可疑哉”^④,“洁为酒醴粢盛,以祭祀天鬼。其事鬼神也,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”^⑤。墨子也经常单独说“鬼”、“天鬼”,但这个“鬼”也并非单指人鬼或上天之鬼,而是包括天神和人鬼,意义相当于“鬼神”。可见墨子也不区分鬼和神。

道家的文子、鹖冠子等也并不明确地区分鬼和神,经常是混在一起使用。但在《老子》一书中,鬼就是鬼,神就是神,老子基本不把鬼神二字混用,如“以道莅天下,其鬼不神。”^⑥此处的“鬼”就是“人死为鬼”的“鬼”的原初义,不过“神”并不是指神人,而是灵验的意思。又如“神得一以灵”^⑦、“谷神不死”^⑧等,老子基本上是在鬼和神的最初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语的。

道家的列子是先秦时期明确区分了鬼和神的概念的人。列子首先给鬼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:“鬼,归也,归其真宅。”^⑨这是较早的鬼的概念了。自此以后,人死为鬼、死人为归人的概念就一直流传下来,如《韩诗外传》:“死者为鬼。鬼者,归也。”^⑩《论衡·论死》:“人死精神升天,骸骨归土,故谓之鬼。鬼者,归也。”^⑪在《列子》一书中,列子也基本上是在“人死谓鬼”这

个概念下使用“鬼”这个名词的。如“子出而被发行歌,吾以子为鬼也。”^⑫又如“越之东有辄沐之国……其大父死,负其大母而弃之,曰:鬼妻不可以同居处。”^⑬人死为鬼,他的妻子就叫“鬼妻”了。鬼经常作祟危害人,使人得病,使人死亡,如季梁生病,医生说“汝疾不由天,亦不由人,亦不由鬼。”^⑭从反面说明鬼能致人疾病。《杨朱》曰“生民之不得休息,为四事故:一为寿,二为名,三为位,四为货。有此四者,畏鬼,畏人,畏威,畏刑:此谓之遁民也。”^⑮企求长寿者畏鬼,可见鬼是能致人死亡的。

列子虽然没有具体地指出什么是神,但列子谈到的神,基本指山川之神,相当于《礼记》所说“天神地祇人鬼”中的“地祇”。如“列姑射山在海河州中,山上有神人焉”^⑯,住在列姑射山上的神人应该就是山神了,又如“操蛇之神闻之,惧其不已也。”^⑰关于操蛇之神,张湛注曰“《大荒经》云:山海神皆执蛇。”^⑱据此知操蛇之神就是太行、王屋二山的山神。

(二) 列子思想中完整严密的鬼神系统

列子不但明确区分了鬼和神的概念,在他的思想中还有一个比较严密的鬼神系统。在这个系统中,地位最高的是天帝,拥有对鬼神和人类的支配命令权,其次是神,其次是鬼。如愚公移山的故事结尾说“操蛇之神闻之,惧其不已也,告之于帝。帝感其诚,命夸娥氏二子负二

① 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,《诸子集成》卷1,长沙:岳麓书社,1996年,第152页。

② 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,《诸子集成》卷1,第294页。

③ 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,《诸子集成》卷1,第64页。

④ 王焕镛《墨子集诂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756页。

⑤ 王焕镛《墨子集诂》,第246页。

⑥ 王弼注,楼宇烈校释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8年,第157页。

⑦ 王弼注,楼宇烈校释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》,第106页。

⑧ 王弼注,楼宇烈校释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》,第16页。

⑨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9年,第20页。

⑩ 韩婴撰,许维通校释《韩诗外传集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16页。

⑪ 黄晖《论衡校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0年,第871页。

⑫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9年,第63页。

⑬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166~167页。

⑭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205页。

⑮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235页。

⑯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44页。

⑰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161页。

⑱ 张湛《列子注》,《诸子集成》卷4,长沙:岳麓书社,1996年,第49页。

山,一厓朔东,一厓雍南。”^①此处的地位高低是很明显的:神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就求助于上帝,上帝主宰着各级神仙和人类。

神的地位比上帝低,但又明显比鬼高。我们看下面这一段:

列姑射山在海河州中,山上有神人焉……阴阳常调,日月常明,四时常若,风雨常均,字育常时,年谷常丰;而土无札伤,人无天恶,物无疵疠,鬼无灵响焉。^②

灵响,也就是灵验的意思,列姑射山因为有神人居住,所以连周围的鬼都不灵验,不能伤害人了,可见鬼是受制于神的。

上帝鬼神之外,还有一些山林木石中的精怪,列子称之为“魅”或“魑魅”,地位更低。如:“先会鬼神魑魅,次达八方人民,末聚禽兽虫蛾。”^③又如“鬼魅不能欺。”^④魑魅指山林中的精怪,魅则近妖了。

可见,在列子的神鬼谱系中,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尊卑系统:上帝最尊贵,地位也最高,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;神的地位次之,神的形象也是正面的,不做坏事,得到人的敬重。所以有“穆王敬之若神”,“神灵所生,其物异形,或夭或寿,唯圣人能通其道”之类的说法。鬼可为善亦可为恶,但在列子看来,大概作恶的多,因此使人害怕恐惧,地位低下是很自然的了。加上魑魅精怪等地位更低的鬼物之类,列子的鬼神系统是比较完整的,虽不如墨子的鬼神系统那样有严密的等级和分工,但在总体上不重视上帝鬼神的道家诸子中算是一个例外了。

二、庄子的神仙思想

(一) 庄子多次明言鬼神的存在

庄子和列子相似,把鬼和神区别对待,鬼的

地位比神低,包括人鬼及一些精怪。庄子的神主要指神人,是庄子崇拜和赞颂的对象^⑤。对于鬼和神,庄子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存在,并且多次明言鬼神的存在。《庄子·庚桑楚》说:

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,人得而诛之;为不善乎幽闲之中者,鬼得而诛之。明乎人,明乎鬼者,然后能独行。^⑥

这很像墨子的思想了,《墨子·明鬼》说:“故鬼神之明,不可为幽闲广泽,山林深谷,鬼神之明必知之。鬼神之罚,不可为富贵众强,勇力强武,坚甲利兵,鬼神之罚必胜之。”^⑦墨子坚信鬼神的存在,并且认为鬼神具有赏贤罚暴的作用。人如果在暗地里做了坏事,鬼神都会知道并对人进行惩罚。庄子在这里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,所以后世注解庄子这几句话的,多会联系墨子的思想来加以贯通。如成玄英疏曰:“夫人鬼幽显,乃曰殊途,至于推诚履信,道理无隔。若彼乖分失真,必招报应,仇怨相感,所以遭诛,则杜伯彭生之类是也。”^⑧杜伯、彭生之类即墨子在《明鬼下》中所说的鬼魂报应之事,这可以证明庄子对鬼神的态度与信奉鬼神的墨子都有点相似了。

倒是陈鼓应先生的翻译很有意思。因为不承认庄子是相信鬼神的,对于这一句,陈先生便只好翻译为:

明目张胆地作恶,便要受到大众的制裁,暗地里作恶,便要受到良心的责备。能够坦然地面对人,坦然地面对良心的,就能独行而无愧。^⑨

鬼就是鬼,此处没有任何歧义,没有哪本古籍中鬼有“良心”的意思,但陈先生却不惜歪曲文义用“良心”来代替,这种削足适履的办法,实在令人难以苟同。

①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161页。

②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44~45页。

③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85页。

④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203页。

⑤ 必须指出的是,庄子的神人有时是指得道的真人、至人,这些就不是神而是人了。这一类的神人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,本文所讨论的神人,就是指神仙。

⑥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王孝鱼点校,北京:中华书局,1961年,第794页。

⑦ 王焕镛《墨子集诂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783~784页。

⑧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795页。

⑨ 陈鼓应《庄子今注今译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653页。

在《庄子·庚桑楚》中,庄子还说:

道通,其分也,其成也毁也。所恶乎分者,其分也以备;所以恶乎备者,其有以备。故出而不反,见其鬼;出而得,是谓得死。灭而有实,鬼之一也。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。^①

庄子认为,心神外驰而不返,死期就近了,所以说“见其鬼”,而如果灭绝了本性,徒具形骸,则虽然肉体还存在,但实际却同鬼一样。人死为鬼是当时流行的观念,认为人死后肉体虽然消失,但灵魂不灭,这就是鬼^②。庄子也接受了这种观念,很自然地认为人之将死,就是要变成鬼了,因所以说“故出而不反,见其鬼”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也说道“瞻彼阒者,虚室生白,吉祥止止。夫且不止,是之谓坐驰。夫循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,鬼神将来舍,而况人乎!”^③在《达生》中,庄子更借皇子告敖和齐桓公讨论起是否有鬼的事:

桓公曰:“然则有鬼乎?”曰:“有。沉有履,灶有髻。户内之烦壤,雷霆处之;东北方之下者,倍阿鲑蛰跃之;西北方之下者,则泆阳处之。水有罔(罔)象,丘有峯,山有夔,野有彷徨,泽有委蛇。”^④

依皇子告敖所言,户内户外,山林水泽,鬼可谓无处不在。不过他也明确指出,人生病却并非鬼作祟,而是出于忧虑而“自伤”,这与一般人认为鬼神能致人疾病的看法还是不同,所谓“以道莅天下,其鬼不神”,也正是老庄一贯的思想^⑤。但对于鬼的存在有无,庄子是从不否认的。

(二) 庄子塑造了一系列的神人、真人形象从老子开始的道家神仙思想对后来的道教

的神仙信仰有着直接的、深刻的影响。老子虽然很少直接提到神仙,“但《老子》中的一些弹性极大似乎可以无限伸张的思路,为道教神仙信仰的开启,留下了足够深广的境域性空间”^⑥。如老子说“死而不亡者寿”^⑦,“谷神不死,是谓玄牝”^⑧之类,开启了后代神仙能长生不死的信念。

文子基本继承了老子的这些思想,譬如他也说“为天下牝,故能神不死。”^⑨认为圣人谦下守弱,所以就能做到不死。又说“是以圣人法天,弗为而成,弗执而得,与人同情而异道,故能长久。”^⑩

老子之后的列子已经有了比较粗糙的神仙信仰。与老庄所言单个的神人形象不同,列子观念中的神仙经常是神仙群体,有固定的居处,或居姑射山上,或居渤海之东的五山之中。对于列子所描述的神仙形象,我们还可以考察出一个变化的过程。列子最初描述的神仙有点半人半神的特征,我们看列子对华胥国国民的描述:

其民无嗜欲,自然而已。不知乐生,不知恶死,故无夭殇;不知亲己,不知疏物,故无爱憎;不知背逆,不知向顺,故无利害;都无所爱惜(憎),都无所畏忌。入水不溺,入火不热。斫挞无伤痛,指撻无痛痒。乘空如履实,寝虚若处床。云雾不碍其视,雷霆不乱其听,美恶不滑其心,山谷不蹶其步,神行而已。^⑪

华胥国是在老子小国寡民的国家理念上建立起来的理想国,其国民实为人类,但又能水火不惧,乘空寝虚,已具有神仙的某些特点。到了终北之国的国民,则更接近神仙了:

①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798页。

② 张松辉、张海英《论庄子灵魂不死思想》,《湖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0年第1期。

③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150页。

④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652页。

⑤ 张松辉、张海英《论庄子对上帝鬼神的超越》,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9年第5期。

⑥ 余平《神仙观念与神仙信仰的现象学思考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05年第4期。

⑦ 王弼注,楼宇烈校释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》,第84页。

⑧ 王弼注,楼宇烈校释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》,第16页。

⑨ 李定生、徐慧君《文子校释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年,第129页。

⑩ 李定生、徐慧君《文子校释》,第132页。

⑪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41~42页。

人性婉而从物,不竞不争。柔心而弱骨,不骄不忌;长幼侪居,不君不臣;男女杂游,不媒不聘;缘水而居,不耕不稼。土气温适,不织不衣;百年而死,不夭不病。其民孳阜亡数,有喜乐,亡衰老哀苦。其俗好声,相携而迭谣,终日不辍音。饥倦则饮神潢,力志和平。过则醉,经旬乃醒。沐浴神潢,肤色脂泽,香气经旬乃歇。^①

终北之国的人民过着一种道家理想的极其自然的生活:没有竞争,没有君臣上下,没有衰老疾病,没有劳作之苦。与神仙相比,只是不能长生不死而已,这实是一个极大的遗憾。所以列子的神仙信仰,进一步发展下去必会出现有不死之药并且有能长生不死的人。这个理想在《汤问》中得到了实现。《汤问》记载,渤海之东有五山,“其上台观皆金玉,其上禽兽皆纯缟。珠玕之树皆丛生,华实皆有滋味;食之皆不老不死。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;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,不可数矣”^②。五山之上树木丛生,树上的花和果实便是不死之药,食后能使人不老不死。但五山之上的仙圣还得食花果才能长生不老,这仍是一个遗憾,因此到了姑射山上的神人,便什么都不要吃,只要“吸风饮露”^③就可以了。

神仙思想在列子这儿一步步发展,到了庄子的时代,神仙信仰便基本形成了。庄子在其书中又塑造了一系列的神人、至人、真人形象。这些人青春永驻,长生不死:

藐姑射之山,有神人居焉,肌肤若冰雪,绰约若处子。^④

南伯子葵问乎女偶曰“子之年长矣,而色若孺子,何也?”^⑤

我(广成子)守其一以处其和。故我

修身千二百岁矣,吾形未尝衰。^⑥

吾与日月参光,吾与天地为常。^⑦

夫圣人,鹑居而鷃食,鸟行而无彰;天下有道,则与物皆昌;天下无道,则修德就闲;千岁厌世,去而上仙;乘彼白云,至于帝乡;三患莫至,身常无殃。^⑧

姑射山的神人,肌肤若冰雪,绰约若处子,青春永驻;南伯子葵年纪很大了,可是容貌却像个小孩子。广成子就更离奇了,彭祖号称长寿,也只不过八百岁,可他一千二百岁了,而容貌却一点也没衰老。这些人或居高山,或处帝乡,修身养性,淡漠世事,永不衰老,具有后世所说的神仙长生不死的特点。另外,这些人具有超越常人的神异功能:

至人神矣!大泽焚而不能热,河汉沍而不能寒,疾雷破山[飘]风振海而不能惊。若然者,乘云气,骑日月,而游乎四海之外。死生无变于己,而况利害之端乎!^⑨

古之真人……登高不慄,入水不濡,入火不热。^⑩

夫至人者,上窥青天,下潜黄泉,挥斥八极,神气不变。^⑪

至人潜行不窒,蹈火不热,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。^⑫

以上所说的至人、真人都超脱了自然力的束缚,具有常人所不曾具有的特异功能,能入火不热,入水不溺,不受外物的伤害。他们也不受社会力量的限制,超出了人间之外,能乘云气,骑日月,遨游于四海之外,或者“乘彼白云,至于帝乡”,天上地下,常人可望而不可即之处,他们都能随意来往,真正获得了社会中人渴求

①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163~164页。

②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152页。

③ 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,第44页。

④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28页。

⑤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251~252页。

⑥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381页。

⑦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384页。

⑧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421页。

⑨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96页。

⑩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226页。

⑪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725页。

⑫ 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,第633页。

的自由自在。

庄子在谈到道的奇妙作用时说“狝韦氏得之,以挈天地;伏戏氏得之,以袭气母;维斗得之,终古不忒;日月得之,终古不息。堪坏得之,以袭昆仑;冯夷得之,以游大川;肩吾得之,以处大山;黄帝得之,以登云天;颞顼得之,以处玄宫;禺强得之,立乎北极;西王母得之,坐乎少广,莫知其始,莫知其终;彭祖得之,上及有虞,下及五伯;傅说得之,以相武丁,奄有天下,乘东维,骑箕尾,而比于列星。”^①此处从狝韦氏到西王母,都是上古传说中的鬼神。如“堪坏、冯夷等,鬼也;狝韦、伏羲等,帝也”,“肩吾,山神;禺强,海神”^②,皆古有传说。庄子受当时神仙思想的影响,罗列于此,自不足奇。惟傅说为一真实的历史人物,庄子也把他列入神仙之列,说他“乘东维,骑箕尾,而比于列星”,这就可以看出庄子不仅相信神仙的存在,而且认为普通人如果得到了“道”,也能成为神仙,在天上自由在地遨游且还能长生不死。

庄子塑造了这么多长生不死、超越凡人的神人形象,那么,庄子相信神人的存在吗?闻一多曾经说过“其实庄子所谓‘神人’、‘真人’之类,在他自己是真心相信确有其‘人’的。”^③杜保瑞先生也说“神人的真实性问题,我们只能建立一个假说,那就是,至少庄子应该是相信有神人的存在的。”^④

虽然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庄子本人不可能具有神仙思想,但事实上如前所举,《庄子》内篇中就已经多次出现神人、至人、真人形象,并且在庄子生活的战国时期,“神仙思想早已形成,庄子本人也具备接触神仙传说的客观条

件”^⑤。所以,我们不说庄子具有神仙信仰,信奉神人,但保守地说,庄子相信有超越凡人的神异功能的神人的存在,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
三、道家其他人物的鬼神信仰

除了列子和庄子外,先秦道家的其他人物也相信鬼神的存在和鬼神超越人的力量。譬如老子的弟子文子虽然并不特别提到鬼神,但他同样相信鬼神的存在。与老子相似,他总是把鬼神与天地人禽等并列,视之为自然界中一种普遍的存在:

故大人与天地合德,与日月合明,与鬼神合灵,与四时合信。^⑥

诚通其道而达其意,虽无一言,天下万民、禽兽、鬼神与之变化。^⑦

天之道衰多益寡,地之道损高益下,鬼神之道骄溢与下,人之道多者不与,圣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。^⑧

在文子看来,鬼神的存在就像天地日月、万民禽兽的存在一样,是无可怀疑的。对他来说,似乎根本就没有鬼神存不存在的问题。

《黄帝四经》也表现出对鬼神的信奉。首先,对于鬼神的存在,《黄帝四经》认为是无可怀疑的,它多次提到鬼神,如“圣[人]举事也,阖(合)于天地,顺于民,羊(祥)于鬼神,使民同利,万夫赖之,所谓(谓)义也。”^⑨“天有恒干,地有恒常,与民共事,与神同□。”^⑩其次,《黄帝四经》对于祖先神表现出相当的崇拜。《黄帝四经·称》说“山有木,其实屯屯。虎狼为孟(猛)可揜,昆弟相居,不能相顺。同则不肯,离则不能,伤国之神。神胡不[来],胡不来相教

① 钱穆《庄子纂笺》曰“此章言伏羲黄帝颞顼云云,似颇晚出。崔本列星下,尚有‘其生无父母,死登假三年而形遁,此言神之无能名也’,凡二十二字,盖郭象疑而删之,而不知其全章皆可疑也。”本文不仔细辨别是否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,为行文方便,仍以“庄子”称之。

② 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,《诸子集成》卷4,第54页。

③ 闻一多《道教的精神》,《神话与诗》,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2010年,第126页。

④ 杜保瑞《庄周梦蝶——庄子新说》,北京:华文出版社,1997年,第22~23页。

⑤ 姚圣良《论庄子哲学中“仙”与“道”的结合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08年第2期。

⑥ 李定生、徐慧君《文子校释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年,第54页。

⑦ 李定生、徐慧君《文子校释》,第79页。

⑧ 李定生、徐慧君《文子校释》,第252页。

⑨ 陈鼓应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7年,第310页。

⑩ 陈鼓应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》,第320页。

顺弟兄兹。昆弟之亲,尚可易哉。”^①对于无法解决的问题,人们便求助于自己死去的先人,这说明他们认为祖先神具有比常人更强的能力。这种说法在《诗经》中常见到“群公先正,则不我助。父母先祖,胡宁忍予!”^②高亨注曰“父母,指死去的父母之神。”^③他们认为祖先神能解决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,因此总是在遇到困难时就向他们求助。

《管子》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被列入道家类,其中也有不少篇章讨论到鬼神,如《管子·牧民》说:

故省刑之要,在禁文巧;守国之度,在饰四维;顺民之经,在明鬼神,祗山川,敬宗庙,恭祖旧……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,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,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,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。^④

虽然是从利用鬼神的角度说要“明鬼神,祗山川,敬宗庙,恭祖旧”,但却仍是对鬼神表现出敬重。《管子·五行》也说:

天子出令,命祝宗选禽兽之禁、五谷之先熟者,而荐之祖庙与五祀,鬼神飨其气焉,君子食其味焉。^⑤

五祀,指门、行、户、灶、中霤,“荐之祖庙与五祀”,指祭祀祖先神与其他天神。

如果比较一下儒、道两家对鬼神的不同态度,可以看出,与道家认为鬼神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同,儒家对鬼神的态度是暧昧的、矛盾的。儒家重视祭祀,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,虽然经常有意无意地回避谈到鬼神,但鬼神问题却是他们必须直面的问题。所以,在《论语》《孔子家语》及其他儒家典籍中,经常看到孔子和弟子们讨论鬼神的文字。自从孔子开始一直到荀子,儒家都不否认鬼神的存在,但也似乎不太像道家公开承认鬼神的存在。

有意思的是,儒家虽然并不公开承认鬼神的存在,但也从不否认鬼神的存在,且重视鬼神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所起的作用,敬重鬼神,重视祭祀,采用神道设教的手段利用鬼神。孔子的神道设教是不用说了,即使荀子,一方面并不认为鬼神为实有,一方面却又隆重地推行祭祀。道家承认鬼神的存在,但却并不利用鬼神进行神道设教。

与墨子尊天佑鬼的态度不同,道家虽然承认鬼神的存在,也有灵魂不死的思想,但并不如何重视鬼神,也不认为鬼神具有极大的能耐和威力。道家对鬼神的态度,总的来说是不太关心的。《老子》五千言中,也不见鬼神之义是如何重要。对道家来说,“道”才是第一位的,“道”在上帝鬼神之上。墨子却非常重视鬼神的力量,在墨子的观念世界中,有一个属于鬼神的世界,鬼神有级别,有一套组织严密的系统,鬼神的存在对国家的治乱和社会的安定都有重要的作用。在道家的思想中,除列子外,基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属于鬼神的世界,他们观念中的鬼神,是与天、地、人及万物并列的甚或混杂的,并无特别的权威,就那么一种自然的存在,道家并不特别关心它。

不过,总的来说,先秦道家并不怀疑鬼神的存在,更没有否定鬼神。事实上,鬼神存不存在对先秦道家来说也许是一个伪问题,因为从以上所列就明显地看出他们从没有想过鬼神不存在的问题。对他们来说,鬼神就像他们头上的日月星辰、他们身边的草木野兽一样,甚至像他们自身的存在一样,是真真实实的,根本无须提出疑问的。那些说先秦道家“否定了鬼神和上帝”的说法在以上所述的大量证据面前无可怀疑地被证明是错误的。

责任编辑:徐玲英

① 陈鼓应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》,第377页。

② 高亨《诗经今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446页。

③ 高亨《诗经今注》,第448页。

④ 刘向校,戴望校正《管子校正》,《诸子集成》卷6,长沙:岳麓书社,1996年,第1页。

⑤ 刘向校,戴望校正《管子校正》,《诸子集成》卷6,第299页。